

每逢佳节倍思亲

◇ 曲令敏

“长更滞雨留人梦，葛岭尧山梦不回。

两度家书来岁首，衰衣未置再停杯。”

这首诗是小侄子曲恩杉的《冬夜哭二祖父》，诗中的葛岭指代外婆家所在的杭州，尧山指代奶奶家所在的平遥。

侄儿人在大西洋彼岸，祖父和外祖父不到一个月相继离世，而他被疫情阻隔，生不能几句话，死不能送一程，自此天人永隔，雨夜难眠，情何以堪……

一转眼，父亲离开我们一年了。重读这首诗，依然泪不能言……

常常在午夜梦回时，猛然想起父亲，心就被生生拽去一块儿，久久难以入睡。白天去广场上散步，远远地看见与父亲年龄相仿的老人家，都会情不自禁地眯上眼睛，假装是看着妹妹陪着老人家来这里遛弯儿，想要跑上前叫一声老爹爹……泪水下来，人已远去！

父亲1929年1月14日出生在唐河县城西关的一家带后楼的商铺，那天是农历丁酉(龙)年腊月初四。到大年初一，有一股战败溃逃的“救国军”破城而入，将商铺洗劫一空。“老总”们只要钢洋，小面额的铜钱和干果、点心全被倒在大街上的雪地里。

生意做不成了，曾祖父去做了别人家的账房先生。曾祖母带着儿媳、孙子回到乡下，乡下还有庄田。

荒乱岁月没有安稳日子。1931年5月，崔二旦杆儿一伙匪徒盘踞唐河县城18天。乡下祖居被一把火烧光，14岁的本家姑姑被活活烧死。抢完烧完，一绳拴走了十多口族人，两岁多的父亲也未能幸免。人在远乡的祖父躲过一劫，赶回家变卖田地，把铜钱十字攀肩绑在身上，昼夜奔波，辗转数人。他没有急着去寻找自己的儿子，而是忍着心中巨大的痛苦，自己劝自己：“孩子没了还能再生……”

刚会说话的父亲被土匪关在县城一个叫曹井的院子里，每到饭时，他撵着人叫叔，过得一点吃的。18天后，救兵到，土匪仓皇溃逃，未及带他，最终凭着后背上的胎记，面目全非的他，被家人认领回来。

匪患过后是大洪水，洪水过后，瘟疫流行，不满27岁的祖父终因多日奔波，染疾不治，撒手西去。留给孤儿寡母的，只有一座搭在稀泥地上的草庵。打那儿以后，母子们一架纺车熬日月，一年到头儿泡在血汗与泪里，艰

难困苦，可想而知……

即便这样，祖母还是坚持让父亲读了四年书。

1948年8月15日，农历七月十一，祖母在一间土墙瓦屋东边接了一间茅屋，借来一床被子，为父亲和小他5岁的母亲举办了婚礼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正缺人才，识字文的父亲原本有机会出去工作，但祖母害怕失去这个千辛万苦拉扯大的儿子，就把他藏在柴垛缝里，替他选择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生。

父亲当过的最大的“官”是生产队队长，其间遇到三伏天的搦脖子旱，谷苗儿旱得拧绳儿。别的生产队都把谷子割了喂牛，他坚持再等等。最终等来一场透雨，谷子活过来，一亩地打二百多斤。

之后，又遇秋涝，眼看8月末了，桐河一场大水，把地里的庄稼毁个净光。父亲带着大伙儿先种上十来亩萝卜、白菜，等水干土松，又跑到远乡借来养麦种子，种了百多亩。那个灾年的冬春，大伙儿没有饿肚子。

可这个生产队队长他当了没几年。那年夏天，有个本家侄女不等队里统一安排，到刚收割过的地里拾麦，被父亲没收了。这个女孩儿打滚撒泼，破口大骂，父亲一气之下，揭挑子不干了。

不当队长，父亲也是往哪儿一站都不输阵的庄稼筋。播耩撒种，扬场打粮不在话下，般般巧活儿累活儿，没有他干不了的。当牛把儿，他喂的两头牛膘水最好；撒乱麦，他出手的种子最匀；种菜园，一个人劳作，让百十口人一年四季都有鲜菜吃……

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。每到春节，有钱没钱，全家人的棉鞋都必须新的。

祖母说：“一个猪娃儿头上还顶着四两糠，只要不偷懒，天无绝人之路。”

祖母说：“一个人人生来都带着两只手，有本事挠个大虫吃吃，没本事挠个小虫吃吃，谁不挠谁不吃……”

一年到头儿，风雨阴晴，家里地里，脚手不闲，这是我家祖传的家风。做鞋这种活儿，也是在拧花赚钱之余。

年三十儿，诸事忙完，还有谁的棉靴没做好，父亲母亲就会凑着一盏煤油灯，一个做靴帮，一个纳底子，到天明，保证全家人都有新靴穿。一星灯火里，两个忙碌人，睁开眼看看，他们在忙，再睁眼看看，他们还在忙……

父亲不仅会织布纺花，还会织毛

衣、做上底儿棉袜，还会穿筐子、编篓子、勒筛子、打席、打茨子，但凡贫寒农家一应家用，他无所不能。小时候，我曾经为他那一双大手着迷，无论草和泥，他都能拿来编编捏捏，为他的女儿做出各种奇巧的玩具。父亲干活儿的时候哼着小曲，细长的手指上下翻飞，变戏法儿一样编出锅上、床上、屋里、院里各种各样的用具，茅草的、麦草的、高粱秆儿的、钢柴的、荆条的、白蜡条的……细地上能长的，都是他变戏法的道具。

单说织土布，他也能织出花样儿。太平洋条的床单儿，蓝白相间的方格子被面，红黄蓝绿，数着线织出来的花布是给女儿做花布衫的，买洋线织人字纹，染黑做裤子，是让在县城上学的孩子穿的“洋布”。

父亲是粉匠。同量的红薯，经他手，出粉总比别人多。

父亲磨豆腐用河水，不仅出豆腐多，而且还细还香。

村庄三面环河，三年两头儿涨大水，父亲一辈子单独盖过七次自家住的房子，土坯墙、草垛子墙、砖表墙、板打墙，他啥都会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泥瓦匠。砌砖，砖缝跟墨线打过一样水平直。苫瓦，从底瓦、面瓦、脊瓦到滴水再到小灰瓦扣成四瓣儿花的窗户，哪哪都是他起头儿立杆儿。一直到60岁的时候，村里组建建筑队，还请他出马当竞标的技术骨干……

父亲是厨师。传统宴席，头碗鸡，二碗鱼，三碗上的红肉皮，替代海参用炮皮(干猪皮过油炸)，每桌八热八凉，还有4个汤。红案白案都是他。有的人家买不起更多的肉，一个猪头，父亲也能做出一个全桌……

菜上齐了，父亲坐在院子里新支起的大锅旁，半碗菜汤就喝饱了。回想起来，每次哪怕只有十桌八桌，他也会累得吃不进去东西。乡亲们都喜欢请他这个大厨，不仅因为他厨艺好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能够将缺这少那的食材做出多种花样来。

父亲最大的爱好是戏曲，小时候十乡八里有戏，再远，他也会把我扛在肩头儿跑去看，几乎所有名角儿的拿手戏他都知道。在生产队的时候，为了看一个他喜欢的刀马旦的戏，收工时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他和几个年轻人一起蹚水过河赶到那个唱戏的村庄，人家正好煞戏。剧团的人得知他们竟然跑了30多里路，紧锣密鼓，一阵急旋风，把走散的演员招回来，加演了两场折子戏……

父亲少时也曾想去学戏，试唱一段，招人的班头儿两眼放光，说：“你看这扮相，这嗓子，真是难得的角儿！”回去跟祖母一说，祖母火了，“自古唱戏门头儿低，死了都不得入老坟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还唱角儿，男扮女装，丢死八辈子人！”

父亲对祖母百依百顺，从此打消了学戏的念头儿。

父亲记忆力好，不管戏剧还是大鼓书、坠子书，都过耳不忘，80多岁了，每到春节儿孙绕膝时，他还给我们唱《小两口争灯》……

父亲心里装着多少经典曲段和大书，我无从知晓，但从他老人家身上懂得了啥叫“高台教化”。

父亲走了，他的基因还在，儿孙后代，一定会继承父亲传下来的好家风，坚守做人的道德准则，清廉自律，赤诚为人，即便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也要方方正正地砌在正道上，为国家、为家人尽一份绵薄之力。

“枣园历日今来迟，新春残腊俱不知。”

此去支风借云月，但乞入梦于暇时。”

借舍弟《立春思父》暂停笔，只求有梦到尊前……

年在千门万户中

◇ 王晓静

四季的尽头便是年，曾经，年是流传在人们口中的怪兽，用来吓唬那些蠢蠢欲动想做坏事的小孩。慢慢地，年变成了一个温情的符号，成了人们欢聚庆祝的借口。年洋溢着灿金色，披挂着大红色，在爆竹声声中端坐在大雪后面，等待着疲惫了一年的人们。

进了腊月，就离年越来越近了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就意味着收拾收拾手中的活计，早点回家吧。因为，只有在家，才能体味到浓浓的年味。

在家乡鲁山县，流传着一首歌谣：“二十三炕锅边儿，二十四扫房子，二十五磨豆腐，二十六去割肉，二十七杀鸡子，二十九去灌酒，三十儿捏鼻儿(包饺子)”年味在这民谣里渐渐浓郁起来，它来自簇新艳红的春联，来自灶上喷香的煮肉块，更来自家人荡漾的微笑。

歌谣传唱很久很久了，像一个黑白电影的背景乐，总会让人想起那些泛着暖黄色的岁月。那时的我还小，农历二十三那天扯着母亲的手去街边买火烧馍，母亲说这就是“锅边儿”，那时的火烧馍没有电烤的，都是炉火烘烤。发酵好的面团，被一会儿揉一会儿压，最后被放进炉筒内烘烤，我闻着阵阵麦香直流口水。我问母亲：“二十三为什么要买火烧？”母亲说：“因为要祭灶官，灶官每到过年要上天庭汇报，让他吃些好吃的，上天才会言好事。”我又问：“好吃的那么多，为啥是火烧馍？”母亲愣了下，笑着说：“因为很多年前，人们生活水平不高，没有糖果、蛋糕等好吃的，火烧馍是用小麦磨成的好面做的，已经是最好的吃食了。”如今，时代更迭变迁，人们的生活质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，各种好吃的琳琅满目，但令人欣慰的是家乡还保留着这纯朴的民俗，每到腊月二十三，街边巷尾的炕火烧摊前都挤满了等待的人群，人们在氤氲的热气和麦香中翘首期盼，好像等候的是珍馐美食，这是一种对传统坚守的美好执着。

迎接过年的家总是焕然一新，到处窗明几净。忙碌一年的人们除了给自己净身沐浴、洗去尘埃，也不忘给蒙尘的房屋打扫擦拭。将垃圾杂物慢慢清除，也将一年里的糟糕回忆一点点移走，留下一片干净澄明的心房迎接来年的繁花盛景。红红的窗花和对联，还有那红彤彤的中国结，将过年的喜庆酣畅淋漓地描摹出来。

年味儿最浓的还是家里的厨房。主妇们的手灵活如游鱼，在一堆堆新鲜的食材中穿梭，煎豆腐干、炸丸子、煮大肉……这都是鲁山过年必备的吃食。切好的豆腐干混着焦香肉丸、喷香的肉片还有青玉般的白菜放在一起炖熬，滋味鲜香醇厚，这就是连明星刘昊然都念念不忘的鲁山揽锅菜。但最让人盼望的饭菜还是除夕夜的那顿饺子。这顿饺子里，揉进了父母的祝福、孩子的欢笑、窗外鞭炮的脆响、雪花飘洒的清冽，还有春晚的莺歌燕舞。这不是寻常能吃到的饺子，它是包含了温情和美满的年夜饭。不管生活水平多高，摆满桌子的美味有多少，每个人心灵深处，最向往的还是能和一家人团坐在桌子周围，一边看着春晚，一边包饺子吃饺子。这是每个中国人最美好的执念。

从烟柳早春走到暮雪白头，这一年不论有再多辛酸惆怅，都抛洒给北风，挥挥手告别昨天，踏上回家的旅程，去感受家里浓浓的年味和如酒般馥郁的亲情，那是我们生命里最美好的桃花源，是我们得以休憩身心的宁静港湾。

新春里的亲情公约

◇ 刘小兵

犹记得去年春节回家看望父母，团圆饭上，我们哥仨不约而同地忙着刷屏。本是一次热热闹闹的聚会，结果冷场的气氛，让父母甚觉无趣。席间，母亲更是直言不讳地说：“要是你们整天把玩儿手机当饭吃，往后过年，你们干脆就别回来算了！”

母亲说的是气话，但在新春佳节，天下的父母哪个不盼着自己的儿女团聚？这不，气话归气话，今年过年我们哥仨还是从不同的城市赶回了老家。父母看我们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他们身边，高兴得忙里忙外，菜也由往年的十个增加到了十二个，更让我们哥仨意外的是，二老在饭桌上问我们工作、学习情况的话语明显减少了不少，对三个小孙子的学习成绩和在班上的排名情况也只字未提。父母除了不停地劝大家吃菜、夹菜外，谈的更多的是一年来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对儿女们各自家庭的殷切祝福，以及健康养生的一些话题。这些话题以往二老不是没提，只是把更多的重点都放到了儿女的工作、学习和事业上了。比如，工作顺心不顺心呀，明年有没有晋升加薪的可能呀，与同事间相处融不融洽呀，小孙子这次期末考试如何呀。事无巨细，常常问得我们和孩子尴尬不已。如今，二老对这些令我们尴尬不已的问题几乎都不再挂在嘴边了，让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感到轻松了不少。

趁着二老高兴，我把几天来藏在心中的疑问抛了出来：“爸、妈，往年我们一回来，你们不是问我们工作就是问孙儿们学习，今年怎么不问这些了呢？”“不是去年都瞅着你们哥仨在饭桌玩手机吗，为此，你妈还发了一通脾气。后来，我跟你妈一合计，觉得我们年年查户口似地向你们这些问题，无形中促使了你们以玩手机来回避我们的这种诘问，所以我们就统一了意见，平常儿女们工作压力本来就大，一年到头好不容易回来团聚一次，做父母的还问这些‘压力山大’的凝重话题，显然是不合适的，故而，我们今年就特意做了些‘改变’。”快言快语的父亲畅快地说出他和母亲的想法，我们愉快地笑了。“不过，我也发现一个新现象，你们哥仨今年玩手机的时间少了不少，让家里的年味儿越来越浓了！”母亲说。“妈，你可不知道，我们哥仨回来之前就通了电话，回家是去团聚的，不是集体刷屏的，故而，与父母相聚玩手机，就成了我们共同的约定！”我代表哥仨坦诚地说出了其中的秘密。“好，过大年的，父母对儿女不过分问长问短，一家人团聚时不玩手机，这样的约定好，应该成为我们一家老小共同遵守的亲情公约才对。”父亲的一句话再次引笑了大家。

当许多人在感慨年味儿越来越淡时，我却分明感受到我家的年味儿依然是那么的浓郁，这不仅缘于一家人在过年方式、方法上的转变，更缘于家庭成员间对亲情心有默契似的尊重和呵护。

春联之韵味

◇ 尹红岩

周末，我在书房准备着今年写春联的笔墨纸砚。放假来我家玩的小外甥非要给我帮忙。小家伙上小学三年级，是个机灵鬼，平时特别爱玩手机，难得他能放下手机，我也很乐意。

他一边跟着我的节奏忙里忙外，一边触景生“疑”，小嘴嘟嘟囔囔问个不停。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春联为什么要用红纸。还别说，小家伙的问题挺尖锐，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人这样问。

最早的春联是用桃木做成的。人们认为桃木能驱避邪气，就选取长六寸、宽三寸的两块桃木板，分别写上“神荼”“郁垒”两个神灵的名字，悬挂于两扇门上，用来驱邪避鬼。后来人们演变成应景的春词、吉祥的诗句，挂于大门两旁，就成了现在的春联。由于桃木是红色的，红色象征着吉祥、幸福和繁荣。民间就改换成了既节俭方便又可写更多内容的话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鲁山人把春联叫作“对联”或是“对子”。

我讲着，不时观察着小家伙的反应。他听着，偶尔会点一下头。看来，我们俩的交流还是有效的。

他又问，春联的内容都一样吗？

可以一样，也可以不一样。我回答他。

春联的内容，充满了智慧和哲理。有寄托对亲人思念之情的，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名诗佳句，有借十二生肖轮替写国泰民安的祝福，还有与时俱进编写美好生活、秀美江山、家家家教的。每一字每一句都凝聚了作者的心血和情感。当这些文字被书写在红纸上，贴在门楣上，它们仿佛就拥有了生命，传递着温暖和力量。在咱们鲁山有句俗话：二十八，贴对联，或者是二十八，贴花花。也就是说，除了贴春联外，还会贴上喜庆的剪纸、门画等。

我跟他讲着春联的逸闻趣事，小家伙听得入神，便拿出家里的毛笔和水写布，给他演示如何握笔、如何蘸墨、如何书写，让他练习。还别说，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。

看着小家伙认真地写着字，渐渐勾起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。在我小时候，邻居李爷爷是一位退休教师，我总爱到他家去玩，因为可以欣赏李爷爷在报纸上写毛笔字。李爷爷的方块字运笔洒脱利落，笔画饱满圆润，结构俊秀干净，每次看都感觉很舒服。见我写，李爷

爷便给了我一支毛笔，并教我如何写字。我开始有样学样的写写画画。只可惜我缺少天赋，虽然时不时练字，但是几十年过去了，也没有练出个名堂。不过丝毫不影响我对书法的喜爱。

每到春节，我就会跑到李爷爷家帮忙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家很热闹。许多邻居会拿着红纸来，请他帮忙写春联。李爷爷磨笔头，搭墨水，乐此不疲。他会根据家庭状况编写不同的春联内容，总能赢得邻居们的满意和赞许。

春联，那一抹红，不仅点缀了岁月的门楣，还犹如春风拂面，带给人寒冬的暖意和来年的希望。每年春节前，我会早早准备好上等的红纸、喷香黝黑的墨水以及精心挑选的内容，或是自己操刀，或是请高手代写，总之年年不一样。我从不写草书或行书之类的，必是中规中矩的楷体字，这样可以让孩子看懂，好借春联引导孩子从中学得文化。养眼的春联，才能引得过行人驻足欣赏，更能够让懂与不懂的人发自内心的说好，春联的韵味和文化精髓在此时才会得以彰显。

每一副春联，都是一个寓意深远的文化符号。一副春联贴上，丰富的内

涵，鲜艳的纸张，美观的字体，其中的祝福承载着千百年的文化传承一直走下去。不管你家的门户大小，只要红彤彤的春联一张贴，年味儿便实实在在地荡漾在喜庆的空气中了。

我喜欢手写的春联，更喜欢摘抄各家的好春联。从大年初一开始，我会拿着笔和本走街串巷，欣赏各户贴出的春联，有特别好的便赶紧记下，或是拿手机拍成照片保存起来。在我教书的那几年，每年春节都会布置收集春联内容这样的寒假作业，也总能收获许多精致的好春联。

这时，收到儿子发给我的一张图片，是一张色彩鲜艳的斗方样的春联纸，上面写了个“福”字。瘦瘦的“福”字，笔画虽略显稚嫩，但依然能看出书写者的用心。原来儿子单位发起手写春联的活动，他便即兴写了个“福”字。

春联虽简单，却是艺术殿堂里的一朵奇葩，也是沉淀人生记忆的载体。它不仅是一种传统习俗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情感的纽带。这些挥之不去的韵味，藏在人的心里生根发芽，文化的血脉便会一直赓续下去。